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
The Oral History About Chinese Cinema

主编 陈墨 边静

毛尼追里

本卷主编

孙劲松

影人亲属访谈录

采访人 | 陈墨、李镇 受访人 | 申仲、成果、成征、何琳、何依兰、何大欣、谷平、郎可华、郎云、胡坦、胡维尧、柳和纲、杨幸媛、王丁菲、王海峯、江韵辉

访谈中讲述的内容是影人亲属亲历、亲见、亲闻的内容，大都是直接的第一手资料，亲属的讲述往往更加具体、细腻和生动、鲜活，并能从多侧面、多角度补充“正史”的不足，还能证实一些史实，更立体表现影人的生活细节和思想状态。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
The Oral History About Chinese Cinema

主编 陈墨 边静

毛 追 里

本卷主编

孙劲松

影人亲属访谈录

采访人 | 陈墨、李镇 受访人 | 申伸、成果、成征、何琳、何依兰、何大欣、谷平、郎可华、郎云、胡坦、胡维尧、柳和纲、杨幸媛、王丁菲、王海峯、江韵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尽追思：影人亲属访谈录 / 孙劲松主编.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7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 / 陈墨，边静主编）

ISBN 978-7-106-04501-2

I. ①无… II. ①孙… III. ①电影史 - 中国 IV.

①J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78971号

责任编辑：类成云

封面设计：歌 妮

版式设计：歌 妮

责任校对：孙 健

责任印刷：张玉民

无尽追思：影人亲属访谈录

孙劲松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邮编 100029

电话：64296664（总编室）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Email：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850×1168毫米 1/16

印张 / 24.25 插页 / 1 字数 / 42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4501-2/J · 1882

定 价 58.00元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

编纂指导组成员

边 静 陈 墨 皇甫宜川 黎 煦

李 镇 吴 迪（启之） 张 锦 周 夏

特别鸣谢

傅红星 阎晓明 饶曙光 陆弘石 张建勇

序

■ 陈 墨

一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是中国电影资料馆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电影频道合作的，以采访和记录老一代中国电影人生平并作档案收藏为目的的大型采访工程。该项目于2007年正式启动，2008年全面展开，至2010年为采访工程的第一阶段；2011年起为采访工程的第二阶段。做口述历史，‘我们是后来者，其便利条件是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汲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比较顺利、有效，且有一点特色。

我们的工程名称是“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而不是“电影口述史”。作为电影资料馆人，我们做口述历史的目标是通过让受访人讲述生平，包括其电影从业经历、社会人生经历、个人生活与心灵成长经历三个向度，建立电影专业史、中国社会史、个人心灵史三者合一的档案。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采集电影人记忆，不仅是为留赠后人，也是为尽可能服务于当下。为此，我们和中国电影出版社合作，申请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将陆续出版“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30卷。我们采取了四种分卷形式，即：单人卷、单位卷（多人）、专业卷（多人）、专题卷（多人），目的是在深度与广度、丰富性与多样性之间获得平衡。

二

口述历史的采访及其录音稿的编纂，依据不同的目标，自有不同的重点、方法与形式。“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编纂，在篇幅允许的前提下，希望能够展现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受访人电影从业史及其他与电影相关内容；二是政治运动经历及社会环境变迁的情况，由此展现电影人的工作环境，以便理解他们为何及如何工作；三是个人生活史，这也是社会史的资料；四是个人心灵史或个性成长史，看社会环境如何塑造个人，及个人如何与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互动；五是在确保对话信息清晰可感的前提下，不仅展现受访人“说什么”，也尽可能保留其“怎么说”，尽量保持口述历史采访的现场感及对话者的个性言语特征。在实际编选过程中，会因为采访方式、资料丰歉、编选方法、篇幅容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变体形式。

这套书有需共同遵守的编辑体例。具体如：1. 每个访谈都必须有一些常规项目，例如采访人、受访人、摄像师姓名，采访时间、采访地点等。2. 保留采访人和受访人对话问答形式。3. 编纂本必须以原始抄本为依据，如有修订必须用括号标示。4. 编者可以作必要删减，但需保持对话语意完整性。5. 尽可能保持受访人说话的言语特点。6. 编者应针对访谈录中需加解释说明的地方作出注释。7. 每个访谈录后面都必须有《采访人手记》，提供必要的工作说明。8. 每册书后，需有分册主编的《编后记》，说明其编选方法及理由。

除上述必须遵守的基本体例之外，在编选理念、编辑方法、技术技巧等方面，我们鼓励分册主编按照自己的思考和认知进行探索及创新。

三

这套书采取分册主编负责制度。分册主编大都是“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工作团队成员，包括张锦研究员、李镇副研究员、黎煜博士、边静博士、周夏博士、黄德泉副研究员、蒙丽静博士、李相先生、王霞女士、彭琨女士、苗禾女士和我本人。我们还聘请了张震钦研究员、刘桂清编审等资深专家，以及孙劲松副研究馆员和《当代电影》编辑檀秋文等担任分册主编。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采访和出版，首先应该感谢授权我们出版其访谈录的所有前辈电影人！

我们曾得到过程季华、罗艺军、李少白、马德波、孟犁野、戴光晰等学界前辈，以及北京电影学院郑洞天教授、陈山教授、钟大丰教授，复旦

大学周斌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胡克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所所长丁亚平教授，北京大学李道新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李亦中教授，西南大学虞吉教授，电影史家翟建农先生，山西社科院丁东研究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邢小群教授等人的帮助和指导，在此向诸位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计划得以顺利实施，还要感谢电影频道慷慨资助；要感谢阎晓明先生、陆弘石先生！

感谢中国电影资料馆前任馆长傅红星、前副馆长饶曙光、前代理馆长张建勇及现任馆长孙向辉！感谢倡议者和领导者皇甫宜川研究员！感谢最先探索者启之研究员！感谢李迅研究员、李一鸣研究员、单万里研究员！感谢中国电影资料馆办公室、离退休干部处、财务处所有支持和帮助过口述历史工作的同事们！

感谢所有担任过“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摄像、录音工作的在读或已毕业的、本中心及外校研究生同学们！

最后，要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感谢类成云、曹茜、秦赞和已经去世的副总编辑尹宁安先生！感谢胡子光、宋岱两任社长！感谢所有为之付出的人！

目 录

序 陈墨 -1

成荫亲属访谈录- 001

申伸访谈录- 003

采访手记- 020

成果访谈录- 021

成征访谈录- 041

采访手记- 059

何非光亲属访谈录- 061

何琳、何依兰、何大欣访谈录- 063

何大欣访谈录- 070

何依兰访谈录- 078

何琳访谈录- 085

采访手记- 088

胡金铨亲属访谈录- 089

谷平访谈录- 091

郎可华访谈录- 099

采访手记- 103

郎云访谈录- 105

采访手记- 117

胡坦访谈录- 119

- 采访手记—136
胡维尧访谈录—137
采访手记—148
附：胡凤仪忆胡金铨导演—149
- 柳中浩亲属访谈录—153
柳和纲访谈录—155
采访手记—183
- 孙羽亲属访谈录—185
杨幸媛访谈录—187
采访手记—206
- 王滨亲属访谈录—209
王丁菲访谈录—211
采访手记—248
- 王德成亲属访谈录—251
王海峯访谈录—253
采访手记—335
- 章泯亲属访谈录—337
江韵辉访谈录—339
采访手记—373
- 编后记—375

成荫亲属访谈录

【影人介绍】

成荫（1917.1.21—1984.4.26），原名成蕴保，编剧、导演。生于山东曹县。曾就读于武汉善德英文学校；1937年参加抗日救亡演出活动；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先后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转入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任导演、副社长等职，相继创作《晋察冀的乡村》、《自家人》、《虎列拉》、《求雨》、《敌我之间》、《打得好》等独幕剧，导演话剧《雷雨》、《悭吝人》等；1945年后任晋中吕梁军区政治部、西北野战军二纵队政治部宣传科长；1947年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导演；1948年拍摄纪录片《东影保育院》；1949年编导故事片《回到自己队伍来》；1950年改编并导演电影《钢铁战士》，于1951年获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和平奖；1952年起任中央电影局秘书长，同年导演影片《南征北战》；1954年任中国电影实习团副团长，赴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实习；1956年回国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曾执导《上海姑娘》、《万水千山》、《停战以后》、《浪涛滚滚》、《女飞行员》、《拔哥的故事》、《西安事变》等影片。《西安事变》于1982年获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文化部1981年优秀影片奖；1982年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1984年4月26日因病逝世。



成荫（照片由成征提供）

申伸访谈录^①

采访人	陈 墨
摄 像	赵 晶
录 音	赵 晶
采访时间	2009年1月15日，2009年3月18日至3月20日
采访时长	7小时
采访地点	北京·申伸家中
录音整理	赵 晶
文本选编	孙劲松

^① 采访过程中成荫、申伸的儿子成果、成征旁听，间或做些补充说明。括号中字为选编者所加。

【受访人简介】

申伸（1920—2014），女，出生于北京市。成荫夫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后成为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成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与成荫结婚。1949年后曾在电影局人事部门、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等单位担任领导职务。1983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任上离休。2014年8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成荫与申伸（成征^①提供）

① 成征是成荫、申伸的四子。

早期经历

陈墨（以下简称“陈”）：申仲老师，您小学教育是在哪里完成的？您还记得小学时有哪些课程？

申仲（以下简称“申”）：在老家宛平上了一年多，这和我父亲有关系。他在我们老家找了间房子，请了个老师，给我们附近这些孩子们上课，有三四十个学生呢。学的国文和算术，国文是新教材——“人手足，山水前，狗牛羊”。后来到北平上的小学三年级，高年级课程就多了，有地理、常识等。中学我喜欢语文课，课外看老舍的书，因为他写的故事都是北京的故事，这生活我也熟悉。

陈：您父亲对您有什么影响吗？

申：影响当然很大啦，我们走这条路，就是直接受他的影响。我父亲是北大毕业的，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因为在外面做事，他也不经常回家来，回来时就带着我们到处走走、玩玩，问我们学得怎么样。我家里六个孩子，我在中间，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有。父亲算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了，他也到村里各家去聊天儿，当时我都听不懂，听他说过“共产党”这词。小时候他对我的影响还不太明显，到抗战开始时，父亲带着我们离开了北京。然后把我送到新四军，这就决定我的人生方向了。母亲是家庭妇女，把家里头管得细细致致。家里人口多，有爷爷奶奶，爷爷在外做事，叔叔婶子，孩子，很热闹的。

陈：您在中学的时候跟父母聊过您的志向吗？

申：没有。我哥哥和弟弟都是搞无线电，当时是非常新的科技，后来就都用上了。1936年“西安事变”，我哥哥还用无线电给周恩来总理发报，南汉宸^①跟我父亲关系特别密切，所以让我哥哥去做这事。



晚年的申仲（成征提供）

^① 南汉宸（1895—1967），出生于山西洪洞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在冯玉祥、杨虎城部从事秘密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曾利用他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中的合法地位，多次帮助、营救和掩护过党的一些同志。解放后任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

陈：“卢沟桥事变”后，您有怎样的经历？

申：1937年8月，父亲带着我和我弟弟从北平到武汉。我当时17岁，我弟弟15岁，后来父亲把我安排在黄石新四军训练班，我弟弟去西安找到我哥哥，他们就一起奔延安了。我在训练班毕业后，有同学知道武汉有个“青年战地服务团”，说咱们上那去看看吧，我当时只有一个思想，在哪能打日本我就上哪。后来我被介绍到徐州十三军服务团，我跟父亲讲了，他同意我去。父亲从来没在意我穿什么衣裳，这回带着我，给我买了两件衣服。我被分到徐州前线运河服务站，专门给部队服务的，好像是李宗仁的部队，除了倒茶水、准备吃的，还给士兵讲点儿时事，帮他们写信。整天就忙这个事，自己的生活也简单，不定什么东西弄一碗，稠稠的吃了就算了。而且呢，住都没地方，给我们一间房子，这房子白天是展览用的，晚上有一个屋是炕，男同志都睡到炕上，女同志就我一个人。我就睡在一个旮旯，弄一木板，谁也不管谁，他们睡他们的，我睡我的。呵呵……

陈：那时候也没想到生活方便不方便的事？觉得苦吗？

申：当时就都从简了。不是要打日本嘛，打日本当然就得吃苦了，哪能像在家里头似的。怎么也不嫌累。几个月以后是徐州突围，上面命令我们赶快撤，撤出来以后就分散了。这是1938年的夏天了，我到武汉就跟父亲在一起，不久我父亲到河北工作。我说河北有八路军，我找八路军去。

陈：您怎么会突然转念要找八路军呢？

申：那时候“平型关大捷”在我脑子印象很深。从徐州撤退以后也没人管我们了，我就想，算了，我也不找他们了，还是找八路军吧。

那时鹿钟麟聘用我父亲做政治部主任，我和父亲就跟鹿钟麟的部队到了河北南宫，我给他们翻电报，当译电员。后来鹿钟麟把我们都遣散了，我们有五六个人就到了冀中抗战学院了。在那我当少先队的教导员，少先队成员都是附近的孩子，十三四岁，我当时19岁。大概1939年初，我又到了冀中“文协”。

陈：在敌后根据地遇到过敌人吗？

申：在冀中“文协”时遇到过。我和另外一个女同志一起活动，住老乡家里，老乡对我们挺好的。一次敌人来了，他就告诉我们赶快离开。看到敌人冲着我们过来了，老乡着急得不行，老太太赶着大车，让我们赶快上来，让她的小女孩下来自己走。我说那哪行啊，她比我还小呢。老乡说不要紧，追不着她，让她跟着咱们跑就行了。敌人就开始往这儿追，看我们跑得很快，他们大概也怕有事，就不追我们了。还有一次是我自己遇到的，一个日本兵追我，我拼命地跑，跑到山坡底下拐弯，他就不追了，我才放松下来。在“文协”的工作就是做宣传、刻蜡版、油印传单，比如宣传

《论持久战》。

陈：因为在这之前，您先是在国民党中央军 13 军的战地服务团，然后又转到八路军这儿，当时思想上没有障碍吗？

申：没有障碍。我当时看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觉得说得太好了。因为我在国民党那儿，他们只说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说不出道理来。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把有利条件、不利条件分析得特别清楚，不是随便乱说，都是有根有据，我就特别佩服。原来不明白，现在觉得跟着这个走没错。

在 120 师战斗剧社

陈：您和成荫老师从相识到相爱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申：后来在冀中“文协”也不好活动了，1939年我到了120师战斗剧社。我来了没几天，就又来了一批人，是延安来的，其中就有成荫。成荫是编导组的，他们从“鲁艺”来的这些人在一个组。成荫不演戏，是编导，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演。我什么都不会，长那么大从没上过台演过戏，但是当时就有一个思想：只要打日本，你让我干什么都行。比如他们编的歌，得一边簸箕簸箕一边唱，我就得学啊，编导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动作。

那时大概1942年吧，有一个特别微小的事儿——他和另外几个同志又一次去延安学习，每次都是派他们几个人去延安学斯坦尼表演体系，他们抄了笔记回来，给我们印出来，让我们学习。我那时每天写日记，那一次他们走的时候我就记了一句“成荫他们去延安了”，忘了接着说了一句什么。有人偷看我的日记，回来就告诉他（成荫），说申伸日记里都把你给记上了。他（成荫）也无所谓：记上就记上吧，但心里大概有点儿准备。

陈：您写这个日记的时候，已经对成荫老师有好感了，是吗？

申：说不上来。反正就是想“怎么又走了？”是这个意思。回来以后挺紧张的，有战斗。我们1943年2月2日在延安结婚，是我先跟他说的。结婚那天是他的阴历生日^①。我在阴历年前（提出的），以前没说过这事儿，我说咱们早晚得有这么一回吧，那你生日咱们就结婚算了。他说“行”，同意了。我们俩这事儿啊，说穿了就是我主动，他那个脾气慢慢的，在剧社从来没跟谁恋爱。我觉得这人挺好的。后来写一个报告，组织上知道就



成荫与申伸（成征提供）

^① 成荫生于1917年1月21日，农历腊月二十八，1943年2月2日是成荫农历生日。